

粉色听诊器的“童心”回响

——记衡阳市中医医院“好医师”郑丽芳

通讯员 曾海燕 邓定蓉

清晨的阳光洒进衡阳市中医院医院的儿科诊室，家长带着患儿早已在走廊上排起长队，又是一个忙碌的门诊日。郑丽芳弯腰调试着那支略显陈旧的粉色听诊器，轻轻贴近患儿胸前。“孩子们怕打针吃药，看到粉色听诊器会放松些。”她笑着解释，眼底映着患儿的笑容。

诊室墙上挂着十多面锦旗，其中最显眼的一面写着“医德高尚，医术精湛”8个大字。从初入医道到深耕临床20余年，她以“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初心，在辨证施治中突破临床难题，在医患沟通中传递医者温度，成为无数患儿家庭心中的“健康守护者”。

医路转向： 从仁心出发，与童心同行

2003年，郑丽芳从湖南中医药大学毕业后进入衡阳市中医院医院内科工作，在多学科临床实践中打下扎实基础。“因为我本身喜爱儿童，觉得小朋友单纯又可爱，特别在有了自己的孩子后内心一下子就更柔软了。”这份对儿童的天然喜爱，让她毅然转向儿科领域。

从内科到儿科，挑战接踵而至。中医儿科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医学科学，涉及呼吸、消化、感染、血液、遗传等多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要求医生兼具深厚的中医理论功底和精准的临床判断力。郑丽芳坦言：“儿童的生理、病理特点与成年人不同，诊疗方式有较大差异，需要儿科医生更加细心谨慎。孩子不会准确说病情，全靠医生细心观察舌象、脉象，结合家长描述推断病因。”

为了提升自身专业素养，更好地胜任儿科工作，她主动赴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进修，深入湘西学习小儿推拿，钻研《小儿药证直诀》《伤寒论》等经典。20年来，她将内科积累的多学科经验与儿科特色结

合，将中西结合融会贯通，身体力行地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架起一座坚实的桥梁。

“内科是打基础，儿科是修心性，两者都离不开‘较真’二字。”这种较真，让她的诊疗水平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不断精进，也让“郑医生”的名字在患者家长圈中渐渐传开，她也凭借这份坚持获得“衡阳市中医医院好医师”称号。

临床攻坚：

以辨证破题，用良方护航

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郑丽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诊疗方法，主张“衷中参西，病证结合”，既重视西医对疾病的精准诊断，更坚持以中医辨证为根基。

曾有一名患儿因重症肺炎后反复呼吸道感染，每月住院成常态，家庭不堪重负。郑丽芳接诊后，通过舌诊与脉象判断为“肺脾两虚”。她遵循“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原则，急性期疏风宣肺，让其止咳化痰以控制症状，缓解期则健脾补肺以固根本。调理数周后，患儿发病次数、发病程度及持续时间均显著减少。

“除了传统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疾病，近年来，抽动多动、腺样体肥大、性早熟等发病率逐年升高。”面对挑战，郑丽芳从中医理论出发，在传承中医精髓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她以调理肝脾为核心，配合耳穴贴敷，既缓解症状又疏导情绪；对于腺样体肥大患儿，她则紧扣小儿“脾常不足”的生理特点和饮食习惯，过食生冷、肥甘厚味损伤脾胃，运化失职，湿聚成痰，痰浊上泛鼻咽，形成肿物，考虑气虚痰瘀者多见，于是采用自拟方加减，极大降低了患儿手术率。

医者温度： 用细节暖心，以陪伴护航

14岁的小雨（化名）原

本成绩优异，因学习压力出现严重失眠、不愿上学等抑郁症状。2024年3月，小雨母亲带她找到郑丽芳治疗。接诊后，郑丽芳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诊断，“孩子的情况从中医来看是肝郁所致，就像心里堵着一股气没处散。”她决定采用疏肝理气、镇静安神之法，在开出中药方剂的同时，配合耳穴贴敷外敷，并且进行心理疏导。

治疗初期，小雨不愿出门运动，总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郑丽芳每次心理疏导时，都会借着聊天的机会，融入心理学的技巧慢慢引导。经过1个月的专业疗法和心理疏导后，小雨睡眠逐渐好转，愿意出门运动，话也变多了起来。调理2个月后，小雨重新回到校园开始正常上课。“整个治疗过程持续了3个多月，每个阶段的身体状态都不一样，后期治疗方案主要根据她的恢复情况进行调整。”郑丽芳回忆道。

“共情与沟通，耐心及细致。”这是患者和家属们对郑丽芳的共同评价。在同事和患者家属眼中，郑丽芳是位“全天候医生”。为缓解家长焦虑，她养成了“随时在线”的习惯，手机里存着数百位家长的联系方式，微信咨询总能及时回复。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源于她对医者责任的深刻理解。

从2003年穿上白大褂，到2017年执起粉色听诊器，再到如今成为家长们信赖的“郑医生”，22年的时光在郑丽芳身上沉淀出特别的力量，有医者专业的笃定，有母亲般柔软的温暖。20余年的坚守，郑丽芳收获了无数锦旗和患者的感激，她用专业破解难题，用粉色听诊器倾听“童心”，用中医智慧守护童真，让每一个稚嫩的生命都能向阳生长。

宣传防蚊知识

8月25日，郴州市北湖区疾控中心组织专业人员深入辖区门店开展防蚊知识入户宣传。工作人员向店主和居民详细讲解蚊虫危害、孳生地清理要点及科学防蚊方法，并发放宣传资料，指导大家做好居家环境卫生和个人防护。

通讯员 何作为 邓丹华
摄影报道



离殇酿作窗台绿

母亲总在清晨给窗台的绿萝浇水。她的手指抚过叶片上的晨露，水珠滚落时，像极了她提起表姐时，眼里那片忽明忽暗的潮。

师范大学的毕业证揣在怀里那天，表姐收到中学的录用通知，给我母亲打电话：“小姨，我能当老师了。”她入职时还没找到住处，拖着行李箱先住进我家。

那几个月，表姐总在备完课的深夜，和母亲挤在沙发上剥橘子，橘瓣的甜香混着教案本的油墨味漫满客厅。表姐的备课本里总夹着她的旅行计划。

命运的急转直下藏在表姐26岁的深秋。体检报告上“卵巢癌晚期”几个字刺得人眼疼，医生说必须切除子宫和卵巢。她不愿意进手术室，躺在病床上给母亲打电话，声音抖得像风中的叶子：“小姨，我以后是不是不完整了……”母亲赶去医院，推开门见她蜷在被里掉眼泪，当即红了眼，坐在床边握住她的手：“傻孩子，活着才是最重要的。你还有那么多地方没去，那么多课没讲完，怎么能现在就认输？”

去年春节，我陪母亲在步行街买春联，她的手机突然响了，是姨妈的号码。母亲接起电话时还笑着说“新年快乐”，听着听着，笑容却凝固了，握着手机的手指泛白。挂了电话，她蹲在地上，捂住脸，指缝间漏出细碎的呜咽。“你表姐……在老家走了。”

后来，母亲的唠叨变了调。从前她总盯着我的成绩单，现在盛汤时会念叨“慢点喝，小心烫”；从前催我报补习班，如今雷打不动叫我早睡，说“黑眼圈比奖状难看”。她的菜篮里渐渐多了山药和枸杞，煲汤时会守在砂锅旁，看火苗舔着锅底，说“火急了不行，得慢慢熬”。

生命原是一场慢慢走的路。不必追着风跑，不必赶着潮流。所以，母亲把那些沉甸甸的离别，都酿成了生活里的淡淡滋味——是清晨的粥香，是窗台的绿意，是一句说了又说的“健康就好”。

冯悦（广东 珠海）

告 别

奶奶的世界始终停留在40岁那年。糖尿病像一场缓慢蔓延的雾，最终彻底吞噬了她的视线，让她也没能看见过我的样子。

变故不知是从哪里开始的。有次我放假回来，她突然把我推开，声音里裹着从未有过的尖锐：“你是谁？为什么来我家？”我愣在原地，看着她摸索着扶住门框的手微微颤抖，那双手曾无数次准确地摸到我的头顶，拍拍我的脸蛋。

去医院那天，走廊里飘着消毒水的味道。医生翻完厚厚的病历，最终只是叹了口气：“老人年纪大了，器官在慢慢衰竭，没有可以用的药，输点营养液吧。”输液管里的营养液一滴一滴坠着，像沙漏里的沙，计量着剩下的时间。我突然想起奶奶总说，她年轻的时候能挑着两桶水走三里地，眼睛亮得能看见田埂上的蚂蚁。那时的她不会想到，几十年后，生命会以这样微弱的方式流逝。

3月8日清晨，她走了。姑姑说她是在10时咽气的，脸上没什么表情，就像睡着了。我赶回家时，灵堂已经搭起来，照片里的奶奶眉眼温和，那是她的最后影像。流逝的生命凝固在遥远的时间里，守灵的夜里，平静里暗涌悲伤，我开始回忆过往中蔓延的欢愉，似乎在遥远、漫长的岁月中渐入短暂。

生命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短暂的，我们不可避免地每时每刻都在和家人、朋友做着倒计时。但不可避免的总是为了太多遥不可及的东西去奔命，忽略了人生真正重要的健康平安。

王卓雅（山西 运城）